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三國志補註卷一二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修撰臣陳初哲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監生臣桑　英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一

三國志補註　　正史類

提要

臣等謹案三國志補註六卷附諸史然疑一卷

國朝杭世駿撰世駿有續方言已著録是書補裴松之三國志注之遺凡魏志四卷蜀志吳志各一卷松之之注捃摭繁富考訂精詳世無

異議世駿復掇拾殘賸欲以博洽勝之故細大不捐瑕瑜互見如某人宅在某鄉某人墓在某里其體全類圖經虞荔之鼎録陶宏景之刀劍録皆按年編入而鍾繇等傳書評書品動輒連篇其例又如禊記至於神怪妖異如嵇康見鬼諸葛亮祭風之類稗官小説累牘不休尤誕謾不足為據他如魏文帝角巾彈棊裴註已引博物志而又引世説曹操之

發卯摸金裴註已載陳琳檄而又引宋書廢帝紀書名有異而事迹不殊亦何取乎屋上之屋至于崔琰捉刀劉孝標世説注中已辨裴啟語林之誤乃棄置劉語而别引史通之文張飛豹月烏本出葉廷珪海録碎事乃明標葉書又冠以彙苑之目大抵愛博嗜奇故蔓引卮詞多妨體要又異苑王粲識磬石事佚其荆州劉表數言諸葛亮梁甫吟不載出藝

文類聚輾轉稗販疎漏亦多然如魏文帝紀之王淩謝亭侯一條明帝紀之孔晏乂一條陳泰年三十六一條臧洪傳之徐衆一條崔琰傳之陳煒一條華歆傳之東海郡人一條嚴包交通一條蔣濟傳之奬勉一條張遼傳之大呼是名一條楚王彪傳之從封白馬一條蜀志先主傳之譙周為從事一條後主傳之不置史官一條諸葛亮傳之躬耕南陽一

條鄧芝傳之廖化襄陽人一條吳志孫休傳二子之名一條太史慈傳之神亭一條黄蓋傳之黄子廉一條賀齊傳之徐盛失矛一條皆參校異同頗為精核餘如黄初五經課試之法王昶考課五事之目司馬芝復錢之議王肅祕書監之表王象繆襲之撰皇覽引疋義辨鄭元解稽古同天之訛引後漢書註証宗賊之義引風俗通證周生為複姓引困學

紀聞證況長寧為蜀人亦皆足以資考證故書雖蕪襍而亦未可竟廢焉末附諸史然疑一卷亦世駿所撰皆糾史文之踈漏凡後漢書十四條三國志六條晉書三條宋書二條魏書八條北史六條陳書三條葢後人抄其遺稾録之成帙其中引史通一條云習鑿齒以劉為偽國者葢定邪正之途明順逆之理爾而檀道鸞稱其當桓氏執政故撰此書欲

以絕彼瞻烏防玆逐鹿審若所言則鑿齒似未嘗尊蜀者案此條見史通探賾篇核其上下文義葢傳寫史通者誤於以劉二字之上脫一不字其稱謂篇中自註有曰習氏漢晉春秋以蜀為正統其敘事皆謂蜀先主為昭烈帝本書之内證佐甚明近時浦起龍刻史通以此句文義違背改劉為魏猶無大害世駿竟據誤本遽發創論殊失之不考牛繼馬

後一條責晉書不當襲舊史全因史通之說亦不免勦襲至於三老五更一條據楊賜伏恭周澤三傳補杜佑通典之闕則蔓延于本書之外於後漢書絶不相關亦為自亂其例然大致訂訛考異所得為多於史學不為無補以篇頁無多附載三國志補注之後今亦併録存之以資參訂云乾隆四十二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三國志補注卷一

編修杭世駿撰

魏書

武帝紀

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也　桓帝世曹騰為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　養子嵩嗣官至太尉

水經注曰渦水又東逕譙縣故城北春秋楚成得

臣帥師伐陳遂取譙城頓而還是也王莽之延成亭也魏立譙郡沇州治沙水自南枝分北逕譙城西而北注渦渦水四周城側城南有曹嵩冢冢北有碑碑北有廟堂餘基尚存柱礎仍在廟北有二石闕雙峙高一丈六尺榱櫨及柱皆雕鏤雲烟上罘罳已碎闕北有圭碑題云漢故中常侍長樂太僕特進費亭侯曹君之碑延熹三年立碑隂又刊石策二碑文同夾碑東西列對兩石馬高八尺五

寸石作粗拙不匹光武隧道所表象馬也有兄騰冢冢東有碑題云漢故潁川太守曹君墓延熹九年卒而不刊樹碑歲月墳北有其元子熾冢冢東有碑漢故長水校尉曹君之碑歷太中大夫司馬長史引侍中遷長水年三十九卒熹平六年造熾弟胤冢冢東有碑題云漢謁者曹君之碑熹平六年立

太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未

之奇也

魏氏春秋曰武王姿貌短小而神明英發　劉昭幼童傳曰太祖幼而智勇年十歲嘗浴於譙水有蛟來逼自水奮蛟乃潛退於是浴畢而還弗之言也後有人見大蛇奔退太祖笑之曰吾為蛟所擊而未懼斯畏蛇而恐邪衆問乃知咸驚異焉

孫盛異同襍語云太祖嘗私入中常侍張讓室讓覺之乃舞手戟于庭踰垣而出才武絶人莫之能害

世說曰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為游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魏武乃入抽刃刼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得動復大叫云偷兒在此紹遑迫自擲出遂以俱免

是歲以災異博問得失因此復上書切諫說三公所舉奏專回避貴戚之意

後漢書劉陶傳曰司徒東海陳耽與議郎曹操上

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其

言忠切

久之徵還為東郡太守不就稱疾歸鄉里

按後漢書瑯琊王傳順王容嗣初平元年遣弟邈

至長安奉章貢獻盛稱東郡太守曹操忠誠於帝

操以此徳邈操雖不就東郡當時猶以此稱之也

築室外城春夏習讀書傳秋冬弋獵以自娛樂

水經注曰譙城東有曹太祖舊宅所在負郭對壥

側隍臨水

金城邊章韓遂殺刺史郡守以叛衆十餘萬天下騷動

徵太祖爲典軍校尉會靈帝崩太子即位太后臨朝大

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欲

以脅太后　卓未至而進見殺卓到廢帝爲弘農王而

立獻帝京都大亂卓表太祖爲驍騎校尉欲與計事太

祖乃變易姓名間行東歸

操別傳曰拜操典軍都尉還譙沛士卒共叛襲擊

之操得脫身亡走竄平河亭長舍稱曹濟南處士臥養足創八九日謂亭長曰曹濟南雖敗存亡未可知公幸能以車牛相送往還四五日吾厚報公亭長乃以車牛送操未至譙數十里騎求操者多操開帷叱之皆大喜始悟是操

魏書曰太祖以卓終必覆敗遂不就拜逃歸鄉里從數騎過故人成皐呂伯奢

梁祚魏國統曰初太祖過故人呂伯奢也遂行日

暮道逢二人容貌威武太祖避之路二人笑曰觀君有奔懼之色何也太祖始覺其異乃悉告之臨別太祖解佩刀與之曰以此表吾丹心願二賢愼勿言

四年春軍鄄城荆州牧劉表斷術糧道術引入陳留屯封丘黑山餘賊及於夫羅等佐之

太平寰宇記曰黑山去封丘縣北三里魏志初平四年袁術引軍屯于封丘黑山者矣　名勝志曰黑

山一名墨山在淇縣西北五十里墨子昔居此山
興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還初太祖父嵩去官後還譙
董卓之亂避難瑯琊為陶謙所害故太祖志在復仇東
伐
水經注曰初平四年曹操攻徐州破之拔取慮睢
陵夏邱等縣以其父避難於此屠其男女十萬泗
水為之不流自是數縣人無行跡
建安三年春三月公圍張繡於穰　公將引還繡兵來公軍

不得進連營稍前公與荀彧書曰賊來追吾雖日行數里吾策之到安衆破繡必矣　秋七月公還許荀彧問公前以策賊必破何也公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戰吾是以知勝矣

水經注曰湍水又逕穰縣故城北又東南逕魏武故城之西南是建安三年曹公破張繡之所築也

又曰淯水又東南逕安衆縣堨而為坡謂之安衆港魏太祖破張繡於是處與荀彧書曰繡遏吾

歸師迫我死地蓋於二水之間以為沿涉之艱阻也

五年公還軍官渡紹進保陽武　八月紹連營稍前依沙堆為屯東西數十里公亦分營與相當合戰不利

水經注曰渠又左逕陽武縣故城南東為官渡水又逕曹太祖壘北有高臺謂之官渡臺渡在中牟故世又謂中牟臺建安五年太祖營官渡袁紹保陽武紹連營稍前依沙堆為屯東西數十里公亦

分營相禦合戰不利紹進臨官渡起土山地道以逼壘公亦起髙臺以捍之即中牟臺也今臺北土山猶在山之東悉紹舊營遺臺並存

七年遂至浚儀治睢陽渠遣使以太牢祀橋玄

水經注曰睢陽城北五六里便得漢太尉橋玄墓冢東有廟即曹氏孟德親酹處

九年春正月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

太平寰宇記曰枋頭城在淇縣南去河八里對酸

棗棘津漢建安中曹公於淇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東入白溝以通漕運時人號其處為枋頭

尚夜遁保祁山追擊之衆大潰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

魏武帝上事曰臣前上言逆賊袁尚還即厲精鋭討之今尚人徒震蕩部曲喪守引兵遁亡陳軍披堅執鋭朱旗震燿虎視雷譟望旗𤈦睛聞聲喪氣

投戈解甲翕然沮壞尚單騎遁走捐棄僞節鈇鉞
大將軍邟鄉侯印各一枚兜鍪萬九千六百二十
枚其矛楯弓戟不可勝數
十年春正月攻譚破之斬譚
英雄記曰操於南皮攻袁譚斬之操作鼓吹自稱
萬歲於馬上舞
十二年春二月公自淳于還鄴
通典曰魏武初平袁紹鄴都令收田租畝粟四升

户絹二疋綿二斤餘不得擅興

八月登白狼山卒與虜遇　使張遼為先鋒虜衆大奔

斬蹋頓

英雄記曰操一戰斬蹋頓首繫馬鞍於馬抃舞

博物志曰魏武帝伐冒頓經白狼山逢獅子使人

格之殺傷甚衆王乃自率常從軍數百擊之獅子

咆哮奮起左右咸驚王忽見一物從林中出如貍

起上王車軛獅子將至此獸便跳起上獅子頭上

即伏不敢起於是遂殺之得獅子一還來至洛陽三千里雞犬皆伏無鳴吠

衛恒四體書勢序曰上谷王次仲善隸書始為楷法至靈帝好書世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甚矜其能每書輒削焚其札梁鵠乃益為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札鵠卒以攻書至選部尚書

張懷瓘書斷曰師宜官南陽人靈帝好徵天下工書於鴻都門至數百人八分稱宜官為最大則一

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能而性嗜酒或時空至酒家因書其壁以售之觀者雲集酤酒多售則鏟滅之後為袁術將鉅鹿耿球碑術所立宜官書也梁鵠字孟皇安定烏氏人少好書受法於師宜官以善八分書知名舉孝廉為郎亦在鴻都門下選部郎靈帝重之

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

英雄記曰曹公赤壁之役行至雲夢大澤中遇大霧迷失道　江表傳曰周瑜破魏軍曹公復書與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疫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得此名　郭義公廣志曰鼉長三尺有四髙尺餘美似蝘蜓南方嫁娶必得食之魏武赤壁還所掘得是也　岳陽風土記曰烏黎口即烏林也酈善長云吳黃葢敗魏武於烏林即其地也太平寰宇記引通典州郡録云曹州即曹公為吳所敗燒

船處又云今鄂州蒲圻縣赤壁山即曹公敗處按曹公留曹仁守江陵城自逕北歸夏口今漢陽軍也而漢陽郡圖經云赤壁亦名烏林在郡西北二百二十里在漢陽縣西八十里皆悮也曹公既縱江陵水軍沿流已至巴丘劉備在夏口孫權周瑜與備併力迎曹公自當在巴陵江夏二郡界

馬超遂與韓遂楊秋李堪成宜等叛　秋七月公西征

太平寰宇記曰曹公壘在閿鄉縣西二十里操征

韓遂所築

於是中軍師王凌謝亭侯荀攸

陳少章云下文皆云攸等則王字衍文凌當作陵謝當作樹荀攸本傳冀州平太祖表封為陵樹亭侯

天子聘公三女為貴人少者待年于國

陳思王集敘愁賦序曰時家二女弟故漢皇帝聘以為貴人家母見二弟愁思故令予作賦

二十年春正月天子立公中女為皇后

續漢書曰獻穆曹后曹操之女也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以璽綬抵堦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下不祚此璽

二十五年庚子王崩于洛陽年六十六　謚曰武王　葬高陵

杜氏通典曰魏武王以禮送終之制襲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過之先自制送終衣服内篋題識其上春秋冬夏曰有不諱隨時以斂金珥珠玉銅鐵

之物一不得送　虞茘鼎録曰魏武帝鑄一鼎於
白鹿山高一丈紀征伐戰陣之事古文篆書四足
更作鼎與太子名曰孝鼎畫刻古來孝子姓名小
篆書　幽明録曰譙縣城東因城為臺方二十丈
高八尺一尸古之冢也魏武即築以為臺東面牆
崩金玉流出取者多死因復築之　曹操别傳曰
操引兵入峴發梁孝王冢破棺收金寶數萬斤天
子聞之立泣　魏略曰典農校尉太祖置秩比二

千石　博物志曰漢中興士人皆冠葛巾建安中魏武帝造白帢於是遂廢唯二學書生猶著也英雄記曰操與劉備密言備泄于袁紹紹知操有圖國之意操自咋其舌流血以失言戒後世　世說曰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果有一人聲及之便殺惡性者　又曰魏武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

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又曰魏武嘗言人欲危己己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弗言其使無他當厚相報執者信焉不以為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為實謀逆者挫氣矣　又曰魏武嘗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左右皆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被斫殺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又

曰袁紹年少時曾遣人夜以劍擲魏武少下不著魏武揆之其後來必高因帖卧床上劒至果高

樂府解題曰魏武帝宫人有盧女者故將軍陰叔之子也七歳入漢宫學鼓琴琴特鳴異善為新聲

文帝紀

甲午軍次于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百姓于邑東

水經注曰文帝以延康元年幸譙大饗父老立壇于故宅壇前樹碑碑題云大饗之碑　隸續曰在

長安瑤臺寺額第三字不能識　隷辨曰大饗記三古文為一行碑圖云額之兩旁有白紋貫於上下外有暈兩重不過額其文十二行行十七字非全碑也黄初三年及千秋萬代字平闕其書法與魏受禪相近

丙午行至曲蠡漢帝以衆望在魏　使兼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

魏畧曰文帝欲受禪野蠶成絲朱草生于文昌殿

側郡國奏鳳皇十三見白雉十九見白鳩十九見虎二十七見九尾狐見于譙郡白雀十九見神龜出于靈芝池黄龍十三見赤魚游于露鑊　殷芸小說曰魏國初建潘勗為策命文

乃為壇于繁陽庚午王升壇即阼

水經注曰繁昌故縣曲蠡之繁陽亭也　魏書國志曰文帝以漢獻帝延康元年行至曲蠡登禪于是地改元黄初其年以頼陰之繁陽亭為繁昌縣

城內有三臺時人謂之繁昌臺壇前有二碑昔魏文帝禪于此故其石銘曰遂于繁昌作靈臺也於後其碑六字生金論者以爲司馬金行故曹氏六世遷魏而事晉也　元和郡國志曰許州有丹書臺魏文帝受禪有黃鳥銜丹書集此　鼎録曰文帝黃初元年鑄受禪鼎其文曰受阼鼎小篆書太平寰宇記曰尚書臺在縣東南四十里魏志有黃鳥銜丹書于尚書臺即文帝受禪處

二年春正月郊祀天地明堂　乙亥朝日于東郊

晉書禮志曰魏文帝即位用漢明堂而未有配

又曰黄初二年正月乙亥祀朝日于東郊之外又

違禮二分之義

改許縣為許昌縣

水經注曰春秋佐助期曰漢以許昌失天下及魏

承漢歴遂改名許昌也

是歲築陵雲臺

洛陽宮殿簿曰陵雲臺上壁方十三丈高九丈樓方四丈高五丈棟去地十三丈五尺七寸五分也

世說曰陵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衆木輕重然後造構乃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無傾倒之理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即頽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

三年

博物志曰黃初三年武西都尉王褒獻石膽二十

斤四年獻三斤

四年　築南巡臺于宛

水經注曰今南陽郡治大城其東城之内地西三里有古臺髙三丈餘文帝黄初中南廵行所築也

魏畧曰司農度支校尉黄初四年置比二千石掌諸軍兵田

五年　夏四月立太學置五經課試之法

決疑要注曰漢初治博士而無弟子後治弟子五

十人又增滿五百漢末至數千人魏之初學為門人二歲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滿三歲通三經者擢為太子舍人

九月遂至廣陵

水經注曰泗水又東南逕渭陽城北城枕泗川陸機行思賦曰行魏陽之枉渚故無魏陽疑即泗陽縣故城也王莽之所謂淮平亭矣葢魏文帝行廣陵所由或因變之未詳也

七年六月戊寅葬首陽陵

通典曰富平有荆山沮漆水西有魏文帝陵 城冢記曰魏文帝陵在首陽山南 太平寰宇記曰魏文帝陵在偃師縣首陽山南 薛收元經傳曰漢故事陵上立祭殿至魏制以謂古不墓祭自有廟設于是園邑寢殿遂廢

又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

史記索隱曰皇覽記先代冢墓之處宜皇王之省

覽故曰皇覽是魏人王象繆襲所撰

博物志曰帝善彈棊能用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著葛巾角撇棊

世說曰彈棊始自魏宮内用粧奩戲文帝以此戲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為之客著葛巾角低頭拂棊妙踰于帝　水經注曰劉備以申儀為西城太守儀據郡降魏魏文帝改為魏興郡治故西城縣之故城也　太霄經曰魏

武帝為九州置壇度道士三十五人文帝幸雍謁

陳熾法師置道士五十人　名勝志曰西園在鄴

鎮西魏曹丕同弟植賓從游宴之地

明帝紀

太和元年春正月　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

通典曰正月丁未宗祀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祝

稱天子臣某

夏四月乙亥行五銖錢

通典曰文帝黄初二年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為市賣至明帝代錢廢穀用既久人間巧偽漸多競濕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為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司馬芝等舉朝大議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若使更鑄五銖于事為便帝乃更立五銖錢

伯郎姓孟名他扶風人靈帝時中常侍張讓專朝政即拜涼州刺史

後漢書西域傳曰靈帝建寧三年涼州刺史孟佗遣從事任涉將敦煌兵五百人與戊己司馬曹寬西域長史張宴將焉耆龜茲車師前後部合三萬餘人討疏勒攻楨中城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

他生達少入蜀　魏略曰達以延康元年率部曲四千餘來歸魏文帝時初即王位　聞其來甚悦　領

新城太守

水經注曰魏文帝合房陵上庸西城立以為新城

郡以孟達為太守治房陵故縣

諸葛亮聞之陰欲誘達數書招之達與相報答魏興太守申儀與達有隙密表達與蜀潛通帝未之信也司馬宣王遣參軍梁幾察之又勸其入朝達驚懼遂反

司馬彪戰畧曰太和元年諸葛亮從成都到漢中達又欲應亮遺亮玉玦織成障汗蘇合香亮使郭模詐降過魏興太守申儀與達有隙模語儀亮言

玉玦者已決織成者言謀已成蘇合香者言事已合

干寶晉紀曰達初入新城登白馬塞歎曰劉封申耽據金城千里而失之乎

荆州記曰達登白馬塞而嘆曰劉封申耽據金城千里而不能守豈丈夫也爲上堵吟方土今猶傳此聲韻憤激其哀思之音乎

六年　九月　治許昌宫起景福承光殿

水經注曰許昌城内有景福殿基魏太和中造凖價八百餘萬　西谿叢語曰許昌節度使小廳是魏景福殿基殿前有小李子色黄大如櫻桃俗謂之御李子即獻帝遷許時所植　鼎録曰明帝太和六年鑄一鼎三足名曰萬壽無疆鼎小篆書

青龍元年

繆襲神芝讚曰青龍元年神芝産于長平之晉陽許昌典農中郎將蔣充奉表以聞其色丹紫其質

光輝上别為三榦分為九枝散為三十六莖委綏連屬似珊瑚之狀

世語曰并州刺史畢軌送漢故度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三百五十歲言語飲食如常人奴云霍顯光後小妻明友妻光前妻女

博物志曰漢末發范明友冢奴猶活明友霍光女聟說光家事廢立之際多與漢書相似此奴甞遊走于民間無止住處今不知所存或云尚在余聞

之於人可信而目不可見也

是時大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

太平御覽引魏略曰有却非殿銅馬殿敬法殿清涼殿鳳皇殿嘉德殿黃龍殿壽安殿行殿　山謙之丹陽記曰案史記秦王改命宮為廟以擬太極魏號正殿為太極葢采其義而加以太亦猶始夏夏門魏加曰太夏

時年三十六

臣松之按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鄴文帝始納甄
后明帝應以十年生計至此年正月整三十四年耳
時改正朔以故年十二月為今年正月可彊名三十
五年不得三十六也
㢑林曰按志稱叡封武徳侯年十五時為延康元
年則叡葢以建安十一年生計黄初太和青龍合
年十七而景初彊為三年凡二十年則裴云彊名
三十五者良是若以為建安十年生則可三十六

矣然以十年生又不得言十五封武德陳裴皆為

舛也

評曰明帝沈毅斷識任心而行

漢晉春秋曰明帝勤於政事苛察踰甚或於殿前

鞭殺尚書郎　傅子曰魏明帝以高山制似通天

遠遊乃毀變先形令行人使者服之　洛陽記平

樂園魏明帝造即平樂觀之地也今城東平樂保

是

三少帝紀　齊王

二月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百寮

梁四公記曰有商人賫火浣布三端帝以褋布積之令杰公以他事至于市所杰公遥識曰此火浣布也二是緝木皮所作一是績鼠毛所作以詰商人具如杰公所説因問木鼠之異公曰木堅毛㮈是可別也以陽燧火山陰柘木爇之木皮改常試

之果驗

又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之外有火山長三十里廣五十里其中皆生不燼之木 火中有鼠

水經注曰齊地記曰東武城東南有盧水水側有勝火木方俗音曰樫子其木經野火燒死炭不滅故東方朔云不灰之木者也 吳録曰日南北景縣有火鼠取毛為布燒之而精名火浣布

正始元年

魏畧曰正始元年商風大起數十日發屋拔樹動
太極殿東閤正會大風又甚傾盈按曹爽將誅之
徵

孔晏又奏曰
此晏字衍文孔乂字元儁見第十六卷注中因下
文統言晏乂而誤也

新城太守陳泰
少章云陳泰當作州泰元伯本傳具載前後歷官

未嘗典郡州泰事跡附鄧艾傳後其為新城太守

見注中

六年

古今刀劍録曰齊王芳以正始六年鑄一劍常服之無故自失但有空匣如故後有禪代之事兆始于此尋為司馬氏所廢

三少帝紀　高貴鄉公

帝問曰鄭玄曰稽古同天言堯同于天也

尚書正義曰鄭玄信緯訓稽爲同訓古爲天言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論語稱唯堯則天詩美文王順帝之則然則聖人之道莫不同天合德豈待同天之語然後得同之哉書爲世教當因之人事以人繫天於義無取且古之爲天經無此訓髙貴鄉公皆以鄭爲長非篤論也

帝乞言于祥

王隱晉書曰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帝北面乞

言祥于是陳明王聖帝之事君臣政化之要俯以

訓帝于是百辟卿士聞其格言莫不砥礪

小同鄭玄孫也　以丁卯日生而玄以丁卯歲生故

名曰小同

後漢書鄭玄傳曰玄以其手文似己名之曰小同

魏氏春秋曰小同詣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

也如廁還謂之曰卿見吾疏乎對曰否文王猶疑而

鴆之卒

後漢書鄭玄傳注引魏氏春秋曰文王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

三少帝紀　陳留王

景元元年夏六月丙辰進大將軍司馬文王位為相國封晉公增封二郡并前滿十加九錫之禮一如前奏文王固讓乃止

世說曰魏朝封晉文王為公備禮九錫文王固讓不受公卿將校當詣府敦喻司空鄭冲馳遣信就

阮籍求文籍時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書札爲之
無所點定乃寫付使時人以爲神筆阮籍勸進文
畧曰竊聞明公固讓冲等眷眷實懷愚心以爲聖
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其來久矣周公藉已
成之業據旣安之勢光宅曲阜奄有龜蒙明公宜
受聖旨受茲介福也
咸熙二年　十二月壬戌　使使者奉皇帝璽綬册禪
位于晉嗣王如漢魏故事甲子使使者奉策

晉書禮志曰十二月甲子持節侍中太保鄭冲兼太尉司隸校尉李喜奉璽綬策書

魏世譜曰封帝為陳留王

晉中興書元帝紹封魏後曹勵為陳留王　晉書陳帝紀咸和元年冬十月封魏武帝玄孫曹勵為陳留王以紹魏　穆帝紀升平二年冬十月乙丑陳留王曹勵薨

三國志補注卷一

三國志補注卷二

編修杭世駿撰

魏書

后妃傳　卞后

武宣卞皇后

世說曰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及帝

病困武帝太后出看疾入戶見值侍並是昔日所

愛幸者太后問何時來邪云正伏䰟時過因不復前而歎曰狗鼠不食汝餘死故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

后妃傳　甄后

文帝納后于鄴

世說曰曹公之屠鄴也令疾名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將已將去公曰今年破賊正為奴　炙轂子曰塘上行一曰塘上辛苦行魏文甄后作

宜上尊謚曰文昭皇后　宜依周禮先妣別立寢廟

隸續曰甄皇后識座板函上刻文昭皇后識坐板

函八字紹聖丙子年鄴民耕地得一緑石匣廣八

寸有半長倍之厚三之一鹿頂笏頭葢其上有此

八字魏文帝甄后神座前之物也

董二袁劉傳

董卓

續漢書張奐少立志節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縑百

匹夫惡卓為人絶而不受

進乃召卓使將兵詣京師

後漢書种劭傳曰董卓至澠池而進意更狐疑遣劭宣詔止之卓不受遂前止河南劭迎勞之因譬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劭劭怒稱詔大呼叱之軍士大披遂前質責卓卓辭屈乃還軍

夕陽亭

卓初入洛陽

元和郡國志曰洛陽董卓宅在永和里掘地輒得金玉寶玩後魏邢巒掘得丹砂及錢銘曰董太師之物也後夢卓見索巒怯不與經年無病而卒此述異記所載　古今刀劍録曰董卓少時耕野得一刀無文字四面隱起作山雲文斸玉如泥及卓貴示五官郎將蔡邕邕曰此項羽之刀也

又自將兵燒南北宮

太平御覽引續漢書曰卓燒南北宮雒陽城無隻

瓦尺木

卓至西京爲太師

鼎録曰董卓爲太師鑄一鼎其文曰太師鼎古隷

書

京師地震卓又問邕邕對曰地動陰盛大臣踰制之

所致也公乘青蓋車遠近以爲非宜卓從之更乘青

華皂蓋車也

獻帝春秋曰初平二年地震董卓問蔡邕邕曰天

為陽故轉運于上地為陰故安靖于下鬱極而震

是失其性以陰而為陽也明公車不當青蓋宜改

之以應變卓改為緑蓋

孫女名白時尚未笄封為渭陽君

董卓傳曰卓孫年七歲愛以為已子為作小鎧胄

使騎駃騠馬與玉甲一具慎出入以為麟駒鳳雛

至殺人之子如蚤蝨耳

築郿塢

通典曰郿漢舊縣秦寧公徙居平陽即山斜水自北入渭董卓郿塢在此高原七丈號曰萬歲塢

或鑿眼

卓別傳曰卓會公卿名諸降賊責曰何不鑿眼應聲眼皆落地

更鑄為小錢

三輔故事曰董卓壞銅人十枚為小錢熨斗

卓將吕布共謀誅卓

幽明録曰董卓信巫軍中常有巫都言禱求福利言從卓求布倉卒無布有手布言曰可用耳取便書布上如作兩口一口大一口小相累以舉謂卓曰慎此也卓後為呂布所殺後人乃知況呂布也華嶠後漢書曰有人書回字于布上負而行于市歌曰布乎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

長安士庶咸相慶賀

董卓別傳曰呂布殺卓百姓相對欣喜抃舞皆賣

家中珠環衣服床榻以買酒食自相慶賀長安酒肉為之踊貴

初卓女壻中郎將牛輔典兵别屯陜分遣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畧陳留潁川諸縣卓死吕布使李肅至陜欲以詔命誅輔輔等逆與肅戰　其後輔營兵有夜叛出者營中驚　比傕等還輔已敗衆無所依欲各散歸既無赦書而聞長安中欲盡誅涼州人憂恐不知所為用賈詡策　合圍長安城十日城陷　尸王允于市

謝承後漢書曰董卓死陜中諸將共相要遣使詣長安相聞求乞大赦尚書令王允等以爲殺卓時已赦今復求乞一歲不可再赦傕等曰京師不赦我我當以死決之若攻長安克之則可得天下矣不克則盡鈔取三輔婦女財物西上隴歸鄉里作賊延命尚可數年于是帥兵西鄉長安　後漢書曾恭傳曰譙子牆官至太僕從獻帝西入關與司徒王允同謀共誅董卓及李傕入長安牆與允俱

遇害

傕大怒欲遣人害温其從弟應

後漢書趙典傳作董卓從弟應

傕將楊奉與傕軍吏宋果等謀殺傕事泄遂將兵叛傕

傕衆叛稍衰弱　天子乃得出

後漢書楊震傳曰震長子牧牧孫奇為侍中衛尉

從獻帝西遷及李傕脅帝歸其營奇與黄門侍郎

鍾繇誘傕部曲將宋曄楊昂合反傕傕由此孤弱

帝乃得東

追及天子于弘農之曹陽

太平寰宇記曰李傕郭汜等追乘輿戰于東澗天子幸曹陽墟次田中即此矣今謂之曹陽澗魏武

帝改為好陽澗

袁紹

卓聞紹得關東乃悉誅紹宗族太傅隗等

後漢書袁隗傳曰董卓忿紹術背己遂誅隗及術兄基等男女二十餘人

會太祖迎天子都許

典論曰大駕都許使光祿大夫劉松北鎮袁紹軍

與子弟宴飲常以盛夏三伏之際晝夜酣飲

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栢桑梓猶宜恭肅

而操率將校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寶

宋書廢帝紀曰以魏武帝有發丘中郎將摸金校

尉乃置此二官

紹進軍黎陽

古今刀劒録曰袁紹在黎陽夢有一神授一寶刀

及覺果在卧所銘曰思名紹解之曰思名紹字也

袁紹遺壘在滑縣東北十五里每大營左右環

以二小營大營九小營十八

瓊宿烏巢

晉太康地記曰烏巢澤在酸棗之東南

紹還謂左右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

水經注曰渠水又東逕田豐祠北袁本初慚不納

其言害之時人嘉其誠謀無辜見戮故立祠于是

自軍敗後發病七年憂死

冢記曰袁紹墓在臨漳縣西北十八里紹為冀州

牧卒塟此

太祖渡河攻譚　尚自將兵助譚與太祖相拒于黎陽

述征記曰黎陽城西南七里有袁譚城城西南三

里又有一城曹操攻譚時所築　元和郡縣志曰

袁譚故城在黎陽縣西南一百步曹操故城在縣

西南一里　濬縣志曰袁譚城今呼為團城

袁術　後為折衝校尉虎賁中郎將

九州春秋曰袁術為虎賁中郎將張讓殺何進術

斫閤起火

劉表　是時山東兵起表亦合兵軍襄陽

水經注曰沔水南有層臺號曰景升臺蓋劉表治

襄陽之所築也言表盛遊于此常所止憩表性好

鷹嘗登此臺歌野鷹來曲其聲韻似孟達上堵吟

矣

江南宗賊盛

後漢書劉表傳注曰宗賊宗黨共為賊

襄陽人蔡瑁與謀

襄陽耆舊傳曰蔡瑁字德珪性豪自喜少為魏武所親瑁家在蔡洲上屋宇甚好四牆皆以青石結角婢妾數百人別業四五十處　荆州圖經曰襄陽縣南八里峴山東南一十里江中有蔡洲漢長

水校尉蔡瑁所居宗族彊盛共保蔡洲為王如所
沒一宗都盡　水經注曰蔡瑁冢前刻石為大鹿
狀甚大頭高九尺制作甚工　襄陽耆舊傳曰瑁
少為魏武所親劉琮之敗武帝造其家入瑁私室
呼見其妻子瑁曰德珪故憶往昔共見梁孟星孟
星不見人時否聞今在此那得面目見卿邪
建安十三年太祖征表未至表病死
水經注曰宜城縣有大山以建安三年崩聲聞五

六十里雉皆屋雊縣人惡之以聞侍中麗季云山崩川竭國土將亡之占也十三年魏武平荆州沔南凋散　典略曰劉表跨有南土子弟驕貴並好酒為三爵大曰伯雅次曰仲雅小曰季雅伯受七升仲受六升季受五升又設大針于坐端客有醉酒寢地輒以劖刺驗其醒醉　晉書天文志劉表為荆州牧命武陵太守劉叡集天文衆占名荆州占

世語曰表死後八十餘年至晉太康中表冢見發表及妻身形如生芬香聞數里

水經注曰襄陽郡城東門外二百步劉表墓今墳冢及祠堂猶高顯整頓　述征記曰劉表冢在高平郡表卒擣四方珍香數十斛置棺蘇合消疫之香畢備永嘉中郡人發其墓表如生香聞數十里

呂布

呂布張邈臧洪傳

明一統志曰飲馬溝在鞏縣城東七里漢呂布屯

虎牢時飲馬于此

陳登者字元龍

鍾岏良吏傳曰陳登為東陽令長視民如子

臧洪 舉孝廉為郎時

後漢書本傳曰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

紹令洪邑人陳琳書與洪喻以禍福責以恩義

獻帝春秋曰紹使琳為書八條責以恩義告喻使

降

徐衆三國評曰

徐衆當是徐爰

二公孫陶四張傳

公孫瓚　除遼東屬國長史

英雄記曰瓚除遼東屬國長史連接邊寇每有警

輒厲色嗔怒如赴讐敵望塵而奔繼之夜戰虜識

瓚聲憚其勇莫敢犯之　又曰瓚與破虜校尉鄒

靖俱追胡靖為所圍瓚迴師奔救胡即破散解靖之圍乘勝窮追日入之後把炬逐北

乃以劉虞為幽州牧

英雄記曰虞為博平令治正推平高尚純樸闕

太平御覽引英雄記曰劉虞食不重餚藍縷繩屨

陶謙 興平元年復東征略定瑯邪東海諸縣

名勝志曰曹公城莒州南七十二里魏太祖征陶謙拔五城畧地東海築以戍守今謂之五花營

公孫度　故河內太守李敏郡中知名惡度所為恐為所害乃將家屬入于海

晉陽秋曰敏子追求敏出塞越二十餘年　生子胤而遣妻常如居喪之禮不勝憂數年而卒胤生不識父母及有識蔬食哀戚亦如三年之喪以祖父不知存亡設主奉之

王隱晉書曰李胤字宣伯父敏為公孫度所迫浮海莫知所終胤以父母不知存亡設木主以奉之

公孫淵　淵遣將軍畢衍楊祚等步騎數萬屯遼隧

宣王令軍穿圍引兵東南向而急東北即趨襄平

水經注曰遼水又東逕遼隧縣故城西王莽更名之曰順陸也公孫淵遣將軍畢衍拒司馬懿于遼隧即此處矣　司馬彪戰畧曰司馬宣王軍到襄平圍之北面東面有圍不合連車置水中積石鎮其上以鹿角塞之　又曰軍到襄平去城百步穿重塹豎連柵安諸營立樓櫓其近水沙地不得作

圍塹而車輪以大弋椓穿中又堅輪障其前

張魯字公祺沛國豐人也祖父陵客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

李膺益州記曰張陵避病瘧于丘社中得呪鬼術書遂解使鬼法入鵠鳴山自稱天師漢熹平末為蟒蛇所噏子衡奔走尋尸無所乃假説權方以表靈化生縻鶴跡置石崖頂光和二年遣信告曰正

月七日天師昇玄都衡為系師衡子魯為嗣師

益州牧劉焉以魯為督義司馬

水經注曰初平中劉焉以魯為督義司馬往漢中

斷截閣道用遠城治因即崤嶺周迴五里東臨濬

谷杳然百尋西北二面連峯接崖莫究其極從南

為盤道登陟二里有餘瀘水又南逕張魯治東水

西山上有張天師堂于今民事之庚仲容謂山為

白馬塞堂為張魯治東對白馬城一名陽平關

隋書地理志曰漢中之人好祀鬼神尤多忌諱家人有死輒離其故宅崇重道教猶有張魯之風焉

典畧曰熹平中妖賊大起　漢中有張修

後漢書靈帝紀曰光和元年秋七月巴郡妖巫張修反冦郡縣

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肯率衆數萬人拒關堅守太祖攻破之

陳琳為曹洪與魏文帝書曰漢中地形實為險固

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張魯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夫揮戟千人不得進而我軍過之若鯨鯢之決網罟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

諸夏侯曹傳

夏侯惇　韓浩者河內人及沛國史渙與浩俱以忠勇顯

嵇紹趙至敘曰沛國史仲和是魏領軍史渙孫

夏侯淵　還擊武都氐羌下辯

通典曰魏武之初諸氐戎叛反令夏侯妙才討之因徙武都之種于秦州以御蜀虜

二十四年正月備夜燒圍鹿角

魏武軍策令曰夏侯淵令月賊燒却鹿角鹿角去本營十五里淵將四百兵行鹿角因使士補之賊山上望見從谷中卒出淵使兵與鬭賊遂繞出其後兵退而淵未至甚可傷淵本非能用兵也軍中呼為闕地將軍為督帥尚不當親戰況補鹿角乎

曹仁　仁人馬數千人守城城不沒者數板

水經注曰平魯城西南有曹仁記水碑

曹休　遷大司馬

博物志曰大司馬曹休所統中郎謝璋部曲義兵奚儂恩女年四歲病疫故埋瘞五日復生太和三年詔令休使父母同時送女來視其年四月三日病死四日埋瘞至八日同墟人采桑聞兒生活今能飲食如常

子肇嗣

太平御覽引曹肇傳曰明帝寵愛肇與帝戲賭衣服有所獲輒入御帳服之逕出親狎如此

曹爽　明帝在東宮甚親愛之

世語曰爽與明帝少同筆硯

爽弟羲

曹羲集九品議曰伏見明論欲除九品而置中正欲檢虛實一州闊遠畧不相識訪不得知會復轉

訪本郡先達者耳此爲問州中正而實決于郡人

桓範　還復爲兖州刺史

桓氏家傳曰範爲兖州刺史表謝曰嘉於復見選擢慙於不堪所職悲於戀慕闕庭三者交集不知所裁

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

晉陽秋曰桓範出奔曹爽云大司農印在吾手中所在得開倉而食

晏何進孫也　晏長于宮省

魏略曰晏南陽宛人漢大將軍進孫也或云何苗孫也　何晏別傳曰晏小時養魏宮七八歲便慧心大悟衆無愚智莫不貴異之魏武帝讀兵書有所未解試以問晏晏分散所疑無不冰釋　語林曰何晏以主爵駙馬都尉美姿儀帝每疑其傅粉後夏月賜以湯餅大汗出以朱衣自拭尤皎然

晏別傳曰武帝欲以爲子每扶將遊觀令與諸子

長幼相次晏微覺之坐則專席止則獨立或問其故答曰禮異姓不相大異族不相貫坐　世說曰何晏七歲明慧若神魏武奇愛之因晏在宫内欲以為子晏乃劃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答曰何氏之廬也魏武知之即遣還　太平御覽引魏末傳曰宣王欲誅曹爽呼何晏作奏曰宜上君名晏失筆於地

夏侯玄字太初

魏氏春秋曰玄大將軍前妻兄也風格高朗弘辨博暢　世說曰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折倚柱衣冠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得住　劉峻注曰見顧愷之書讚語林曰太初從魏帝拜陵陪列于松栢下時暴雨霹靂中所立之樹冠冕焦壞左右覩之皆伏太初顏色不改臧榮緒又以為諸葛誕也　世說又曰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肅肅如入廊廟中不修敬而

人自敬一曰如入宗廟琅琅但見禮樂器

嘗進見與皇后弟毛曾並坐玄恥之不悦形之于色

世說曰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

謂蒹葭倚玉樹

中書令李豐

世説曰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李

安國頽唐如玉山之將崩

事下有司收玄緝鑠敦賢等送廷尉

毓弟會年少于玄玄不與交是日于毓坐狎玄玄不受

世說曰夏侯玄旣被桎梏時鍾毓爲廷尉鍾會先不與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雖復刑餘之人未敢聞命　劉峻注曰名士傳曰初玄以鍾毓志趣不同不與之交玄被收時毓爲廷尉執玄手曰太初何至于此玄正色曰雖復刑餘之人不可得交按郭頒西晉人時世相近爲晉魏世語事多詳覈孫

盛之徒皆采以著書並云玄距鍾會而袁宏名士傳最後出不依前史以為鍾毓可謂謬矣

臨斬東市

異苑曰夏侯玄為司馬景王所誅宗人為之設祭見玄來靈座上脫頭于膝取食物酒㦸之屬以内頭中畢還自安頭而言曰吾得請于帝矣子元無嗣也　世說曰夏侯太初與廣陵陳本善本與玄在本母前宴飲本弟騫行還徑入至堂戶太初因

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褋　名士傳曰玄以鄉黨貴齒本不論德位年長者必為拜與陳本母前飲騫來而出其可得同不可得而雜者也

初中領軍高陽許允　收付廷尉徙樂浪道死

世説曰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　陳留志曰阮共字伯彥尉氏人清真守道動以禮讓仕魏至衛尉卿少子侃字德如有儁才而飭以名理風儀雅潤與嵇康為友仕至河内太守　世説曰允為

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
戒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覈問之
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
為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
其人于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
舉家號哭阮新婦自若云勿憂尋還作粟粥待頃
之允至　世說注引晉諸公讚曰允有正情與文
帝不平遂幽殺之婦人集載阮氏與允書陳允禍

恚所起辭甚酸愴

奇字子泰

世說注引晉諸公讚曰奇太始中為太常丞世祖嘗祠廟奇應行事朝廷以奇受害之門不令接近出為長史世祖下詔述允宿望又稱奇才擢為尚書祠部郎

清河王經　坐高貴鄉公事誅

世說曰經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教以至今日母都無慼容語之曰為子則孝為臣則忠有孝有

忠何負吾邪

荀彧荀攸賈詡傳

荀彧

荀氏家傳曰荀彧德行周備名重天下海内英俊咸嘉焉

祖子射與衡善

禰衡别傳曰黄射作章陵太守衡俱有所之見蔡伯喈所為碑正平一過視之歎息言好後各歸章

陵射恨不令使寫之正平曰吾雖一過皆識然其中央第四行中石盡磨滅兩字不分明當是其字恐不諦耳因援筆書之初無遺失唯兩字不著耳章陵雖知其才明敏猶嫌有所脫失故遣往寫之還以校正平所書尺寸皆得初無脫悞所疑兩字如正平所遺字也于是章陵敬服

乃令騎以衡置馬上兩騎扶送至南陽

禰衡別傳曰南陽冠松柏託劉景升景升嘗待遇

之景升嘗暫小出屬守長胡政令給視之松柏父子宿與政不佳景升不在松柏子在後羅人盜迹胡政無狀便爾殺之景升還慚悼無已即治殺胡政為作三牲醊馬鄭平為作板書弔之時衡當行在馬上駐馬援筆倚柱而作之

十七年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咨以諮彧彧以為太祖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

是心不能平

宋景文筆記曰荀彧之于曹操本許以天下及議者欲加九錫彧未之許非不之許欲出諸己耳操不悟遂殺之然則天奪其爽以誅彧寧不信乎

誂弟顗

晉諸公讚曰顗蹈禮立法思議温雅加深識國體

裴徽通彼我之懐為二家驛騎

永嘉流人名曰徽字文季河東聞喜人太常潛少

弟也仕至冀州刺史　管輅傳曰裴使君有高才遺度善言玄妙也　世說曰傅嘏善言虛勝荀粲談尚玄遠每至共語有爭而不相喻裴冀州釋二家之義通彼我之懷常使兩情皆得彼此俱暢

粲常以婦人者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　後婦病亡　痛悼不能已歲餘亦亡

世說曰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

識于世奉倩曰婦人德不足稱當以色為主裴令
聞之曰此乃是興到之事非盛德之言冀後人未
昧此語

賈詡　文帝即位以詡為太尉

太平御覽引齊職儀曰魏文黄初二年日蝕奏免
太尉賈詡詔天地災害責在朕躬勿貶三公遂為
永制

袁張涼國田王邴管傳

國淵字子尼樂安蓋人也師事鄭玄

玄别傳曰淵始未知名玄稱之曰國子尼美才也吾

觀其人必為國器

後漢書鄭玄傳曰樂安國淵任嘏時並童幼玄稱

淵為國器嘏有道德

田疇　太祖賜疇車馬穀帛皆散之宗族知舊從征荆

州還　于是乃復以前爵封疇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

魏武帝令曰東曹掾田疇言前以無功横被封賞

之賜以寔自歸教從所執昨到下車見絹三千疋

穀五千斛驚愕怪懼未敢自寧乞還藏府以爲軍

儲

王修 居府雖舊非赴難之義頃之病卒官子忠

王修誡子書曰我寔老矣所恃汝等也汝今踰汝

縣越山河離兄弟去日下者欲令見舉動之宜勸

高人遠節問一得三父欲得子善惟不能殺身其

餘無惜也 塚記曰漢孫嵩墓魏王修墓俱在安

丘城南四十里一名勝志曰修以慈孝表後人稱其塋處曰慈阜

子褒

冢記曰三國王褒墓在濰南三十里之營丘社

邴原

遼東多虎原之邑落獨無虎患原嘗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　于是里中遂斂其錢以為社供

太平御覽引原别傳曰里老為之誦曰邴君行仁

邑落無虎邴君行廕路樹為社

後原欲歸鄉里　後乃遁還南行已數日而度甫覺

世說注引原别傳曰中國既寧欲還鄉里為度禁

絶原密自治嚴謂部落曰移比近郡以觀其意皆

曰樂移原舊有捕魚大船請村落皆令熟醉因夜

去之　水經注曰汝水又東北逕柴阜山北山之

東有徵士邴原冢碑誌存焉　太平寰宇記曰朱

虚故城在縣東六十里管寧墓邴原墓在其城外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

名勝志曰管公都在安丘縣西南四十五里魏管寧家于此　丘淵之征齊道理記曰朱虛城東有管舊宅前有水是寧嘗所澡浴處

會寧卒

水經注曰晏謨言紫阜西南有魏獨行君子管寧墓墓前有碑

潁川胡昭　昭乃轉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

娱

嵩高山記曰魏文帝時嵇叔夜胡昭在此學桃樹

現在

初昭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衛覬韋誕並有名尺牘之

迹動見模楷焉

張懷瓘書斷曰昭少而博學不慕榮利有夷皓之

節甚能籀書真行又妙衛恒云胡昭與鍾繇並師

于劉德升俱善草行而胡肥鍾瘦尺牘之迹動見

模楷羊欣云胡昭得張芝骨索靖得其肉韋誕得其筋張華云胡昭善隸書茂先與荀朂共整理記籍又立書博士置弟子教習以鍾胡為法可謂宿士矣

時有隱者焦先河東人也　及魏受禪常結草為廬于河之湄獨止其中冬夏恒不著衣

博物志曰近魏明帝時河東有焦先者裸而不衣處火不燋入水不凍杜恕為太守親所呼見皆有

實事　周日用曰焦孝然邊河居一庵大雪庵倒人以為死而視之蒸氣于雪畧無變色時或折薪惠人而已

三國志補注卷二